

## 如是我思——馬來西亞「佛學院」

釋見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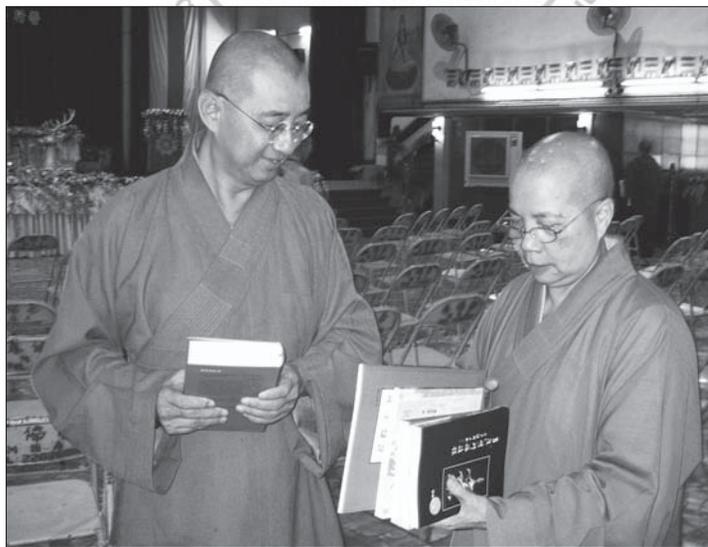
馬來西亞對我來說並不陌生，此次踏上大馬弘法應該算是第三次了，而大部分的行程也都停留在檳城。首次至檳城時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從機場到達目的地這一路上的風光，那一大片綠化的景物，談不上什麼人工精雕，而是當下的感受，在第三度造訪時，依舊是美好的視覺享受。清新的空氣拂面而來，夾著淡淡的海風，隨著兩旁的綠色大樹，我望向長空，耳根盡是同行法師們雀躍的讚歎聲——好清新喔！

這次我有一個小小的發現。檳城的佛教寺院不止名為「○○寺」、「○○精舍」、「○○蘭若」，卻有多處的「○○佛學院」的名稱出現，我看到「檳城佛學院」、「宏船佛學院」、我們安單的道場是「妙香林佛學院」、悟師父講課的地點是「馬來西亞佛學院」，聽說有一位學員從外地來，竟跑錯了佛學院會址。

我們入境的第二天清晨，趕著參訪檳城極樂寺，知客禪生法師熱情招待我們，介紹歷任住持方丈及祖堂，在行進間看到一棟尚未竣工的大樓，悟師父問：「這棟大樓將為何用？」知客師回答：「要辦佛學院。」我頗為好奇，問同行的傳聞法師：「為什麼光檳城就有這麼多佛學院呢？招得到學生嗎？」傳聞法師回答：「有些道場以佛學院為名，是創立道場的老和尚的願望。而這些佛學院實際上也有開設課程，彼此間吸引的學員對象不同。如馬來西亞佛學院招收七眾弟子，是一所政府承認的佛教學院，不僅有東南亞國家的漢系華裔，近幾年更接受了藏人、泰人、柬埔寨人的學僧。」我好奇地問：「你們用什麼語言溝通？」答：「他們都想學漢系，以漢語文。」乍聽，讓在佛學院領行政工作的我，感到非常振奮，對他們的辦學感到敬佩。

當我讚歎著「在回教為主的馬來西亞國度裏，佛教的紮根，的確不簡單」時，我實然意識到馬來西亞華裔的信仰，仍多為漢系的佛教，屬於北傳佛教地域的象徵文化，而在這裡是有別於中國南方或台灣的佛教特色，是相當豐富且深深地吸引著我，我更敬佩祖師大德「一鉢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。」提著佛經勤奮播撒佛法的種子，做眾生「不請之友」的那份菩薩行履，立足於斯，培育一代、一代的僧侶與莘莘學子——佛教青年，在有限的資源中佛教得以茁壯成長，也對馬來西亞佛學院能被政府承認為可接軌後續的機構，於此，我感受到他們的智慧、慈悲與信願，我非常感動。

馬來西亞佛學院是由馬來西亞佛教總會於1970開辦，還比香光尼眾佛學院早了十年。他們是政府承認的佛學院，學歷是被承認的，而台灣的佛學院卻一直要到2006年才被允許設立開辦「佛教研修學院」，學位被認定可以與高教司接軌，佛教研修人才的深化廣化，應該自己培育，這在各行各業不都如此！但政府一直把培育這些



◎香光尼眾佛學院院長悟因法師（圖右）與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繼程法師（圖左）於會中交流辦學的心得與經驗。（本刊資料照片）



◎仰望馬佛學院會議廳懸掛的照片，這些是曾經為馬佛學院奉獻的高僧與居士大德，發人思仰之情。

(本刊資料照片)

人才摒棄在教育體制軌道之外，這是有礙宗教提昇、被認識的因素之一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在參觀馬來西亞佛學院三樓的會議廳時，我看到了牆上掛滿了一張一張裝框的照片，他們是曾經為大馬佛學院奉獻的高僧和居士大德，站在他們的像前，我內心的敬意和感動——「財法二施，等無有異」，這當中訴說了源遠流長的佛教傳承文化，而今天我來到斯土，站在大德的座前，彷彿他們在等著我們的到來，也在告訴我們佛陀智慧寶藏——正法的信仰，是要我們一起來努力的。

佛法的薪傳，僧青年的接棒，首重佛學院的教育，而課程的設計，應不僅止於讀讀書而已，更需著重僧格養成教育，如何提供初出家者一個良善的修學環境，且有修學的次第，是僧教育耕耘者要著力之處，才能達成長遠的佛教教育——「續佛燈明，啟眾生眼目」的使命。由馬來西亞佛學院之創立，我思及「人才養成」，是始終如一，不可暫替的志業。